

游山西运城 读华夏历史
河东探“宝” (154)

槐泉碑楼

古槐清泉间的德义传承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行走的路上总有一些意外的遇见,譬如,上次探访绛县郡马府,在其所在村落槐泉村的古道旁,那座刻着“皇清”“国子监”等字样、烈日下静静矗立的碑楼。

它青石雕砌,斗拱挑檐,虽历经百年风雨,却依然散发着古朴庄重的气息。这座碑楼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故事?又为何能在岁月的风雨中留存至今?让人不禁好奇其背后的故事。

村名槐泉有渊源

站在曾经的古道、现在的碑楼旁,四处观望,惊叹于此地选址的精妙——依山傍水。

村落东依九凤山、西傍九京山、南望东华山,三山宛如三条巨龙守护;黑河穿村而过,非常契合古人“依山傍水、藏风聚气”的风水智慧之说。所以,这里是晋献公的长眠之地。

相传,晋献公寻找陵墓时,大臣一直找不到“十龙地”,直至发现九京山(因山形像九条静默盘旋的巨龙得名),并称晋献公百年后化龙,便可凑成“十龙”之数,于是选定此处为陵。陵墓对面的东边坡上有九条沟,形似九只凤凰展翅,构成“九凤朝阳”之象,整体形成“九凤朝阳十龙地”的绝佳风水格局,象征着吉祥、兴旺。

晋献公去世后,其子夷吾继位,为修建陵墓,调用近万军民,从几十里外的曲沃太子滩取五花土,用簸箕搬运堆砌,历经数月终成大墓冢。

早年,晋献公墓地旁有一汪清泉,泉边长满了茂盛的国槐。看守陵墓的人围绕清泉和槐树聚居成村,“槐泉”之名便由此而生,沿用至今。

尽管如今村中“槐泉”盛景已不复,但村名中蕴含的地理形胜与风土智慧,仍让后人能联想到千年前那段与晋献公有关的历史传说。

元朝靳氏显荣光

提到槐泉村,便不得不提及当地名门靳氏家族,祖籍曲沃曲村,为西汉信武侯靳歙、汾阳侯靳强的后裔,其先祖曾追随刘邦建功立业。

元朝时,靳家迎来鼎盛时期。据族谱记载,当时家族中涌现72位朝廷高官,多人被授封“西河郡侯”。仅附近曲沃、绛县、绛州、翼城等十几个县,就有众多靳姓县官。更令人称奇的是,靳家曾拥有独特权力——一个县两个衙门。在曲沃,除了曲沃县衙,还有靳家衙门,面积达100亩,与县衙规模相当。其设立缘由是县太爷处理靳家矛盾



◀▼槐泉碑楼,见证乡村德义传承。



时左右为难,后由当时靳家一位朝廷高官奏请皇上,获允设立并赐半副銮驾与圣旨。靳家衙门不仅处理族内事务,还兼理村里和县里的公事,因办案公道而深得民心。

元朝末年,迁至槐泉村的靳家分支,同样达到巅峰——第四代靳昊任绛州州官,娶了蒙古郡主(王爷之女,皇帝侄女)成为郡马。这位郡马出身显赫,父亲是元奎章阁大学士,爷爷曾任兵部尚书,其居所郡马府气派非凡,门庭石狮、琉璃照壁尽显皇家规制。可惜的是,明军灭元后,明朝对晋南一带靳家的记载非常少。

明清时期,靳氏一族凭勤俭立本,靠诚信持家,拥有300亩土地的同时,生意涉及粮、棉、油、布、铜、铁、药等多个领域,足迹遍布河南、陕西、山东等省。经过数百年繁衍生息,族人开枝散叶,靳家人丁兴旺。但他们并没有因富足而忘本,始终恪守家训,以仁待人、以爱睦邻,在乡间口碑很好。

竖立在槐泉村东北角的“德寿碑楼”,正是靳家族人积善行德的无声见证。

仁善铸碑传世芳

清咸丰年间,槐泉村靳家出了一位医官,名靳硕德。这位国子监出身的医官,数十年如一日,免费为村民治病施药,遇到灾荒之年,还救济粮食,舍饭于民,德行高尚。

清咸丰十一年,靳硕德去世后,全村人及附近受过恩惠的人,为感念靳族医官的义举,纷纷捐款修建了这座碑楼。

碑楼高约三丈,长八尺,全由青石打造,四柱方顶,石瓦覆面,脊顶立有瑞兽麒麟,四角以整体斗拱挑

檐,远观巍峨壮观。

亭楼北面对联“文移北斗成天象,日捧南山作寿杯”,与南面对联“绿水无涯恩泽远,青山不老岁月长”,既颂其德行,又喻其恩情。

石碑南面刻有“南极星辉”四个大字,表达对老者长寿的美好祝愿,也可谓对一个人德行的最高评价。因是众人捐钱而立,其下刻有捐款人信息和简单介绍。

石碑北面刻有赞美靳硕德老先生的序文,详细记载了他免费医病、灾年舍饭的善举。“士以德重德盛而寿自长,人以行先行至而祥弥”的文字,传递了品德高尚则寿命自长的理念,教导世人应该多行善事。落款“南北街合村全立”,足见民心所向。

这座碑楼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工艺。一般碑刻多为阴刻,而此碑全为阳刻,工艺难度极大,耗费财力物力也是甚巨,其承载着村民对仁善之举的铭记与敬仰。

据说,以前路两侧曾有大大小小近百通碑楼,但均被拆除了,唯独这座碑楼被村民保了下来。由于老先生德行高尚,受过他恩惠者众多,人们感恩与敬重他。这也说明了一个人多做善事、彰显德行的重要性。

这一刻,对联上“绿水无涯”的意境与“文移北斗”的气象,无比具象,眼前呈现出这一方教化民风之景。当古槐根系深扎于清泉之畔,当靳氏家训中的“勤俭诚信”融入村风,当古碑楼承载的“德义”流芳至今……自然地理、家族历史与人文精神,早已熔铸成槐泉村滋养民风的精神坐标。

从村名由来的自然共生智慧,到靳氏家族的郡马荣光,再到德寿碑楼的青石刻痕,都在印证:唯有德义如泉,方能滋养一方水土,让千年故事在石碑与村名中生生不息。

河东风物

走笔绛州署

□吕成民

假日里,阳光明媚,清风徐来,慕名至汾河岸畔的绛州古城,一睹“千年州署”的风采。

来到“七星坡”前,这个当年的“衙坡”依地势而建,左为平坡、右为石阶,可谓之千年前的“人车分流”。于坡上,可登高观景,亦可席地而坐,面对戏台观戏,叹服古人心有如此智慧和奇思妙想!

沿着凹凸的石板拾级而上,一步一步仿佛在跨过一年又一年,一朝又一朝,岁月更替、斗转星移,这板石坡道见证了无数风雨、沧海桑田。

蓝天白云下,一座“鼓楼”映入眼帘,气势恢宏。此时,耳旁似听到了咚咚的鼓声……穿过楼门洞,来到“绛州署”门前,在这隋代以来的州治之所,如梦回千年,与古人一起议事论政。

穿过庄严的大门、仪门,视野豁然开阔。正前方巍巍“绛州大堂”,左右分设六曹,谓之司功、司仓、司法、司兵、司户、司士,职责涵盖行政、军事、司法、人事等,确保州府事务有效运转。驻足其间,睹物思量,恍见身边尽是来来往往、忙忙碌碌办差的差官衙役。

“绛州大堂”前,玻璃罩内唐地基、宋砖石、元坡道、明清墙体,静述着古绛州绵延千年的故事,让人感叹历史的如此厚重和代代传承。

“绛州大堂”始建于唐,为绛州州守衙内正堂,是我国现存唯一面阔七间的州府大堂。古代州衙正堂规制通常为五间,而其独为七间,世间少有。

当年,这里也曾旌旗猎猎、鼓角铮鸣。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,命大将军张士贵在绛州设帐募军征兵,招兵处就设在州署衙门大堂内。“神勇收辽东”“三箭定天山”的绛州龙门白袍将薛仁贵,随军征战,东征西讨,功勋卓著,为历代传颂,戏文曰:“此人姓薛名礼字仁贵,娶妻柳氏,保王征东一十八载,官封平辽王。”

大堂内壁镶嵌一石碑,刻印有“宋真宗御制文臣七条”碑,一曰清心,二曰奉公,三曰修德,四曰责实,五曰明察,六曰劝课,七曰革弊。其称得上是古代官员的廉政警示,提醒着历朝历代的州府官员,要公正廉明、励精图治、体恤治下百姓,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。时至今日,仍有着现实教育意义。

堂后是衙署后花园,名曰“绛守居园池”,是中国现存唯一的隋代官家园林!穿过后门,沿阶而下至“洄莲池”,池中植莲,碧波荡漾,鱼儿戏于其间,不时冒出水面,推起层层涟漪……池南“洄莲亭”半架池上,高耸似阁,歇山顶,三面皆窗,进深见方,外周石栏环绕。范仲淹题诗曰“一泉西北来,群峰高下簇”,欧阳修也曾“尝闻绍述绛守居,偶来游览登周四隅”,文人墨客在此以诗会友,谈笑风生,挥毫泼墨,留下千古佳话!

回转“七星坡”,站立坡顶,俯首坡底,便见“乐楼”——上下两层,上层耍皮影,下层唱大戏,人们就坐在这道石坡上看戏,其乐融融。看过好多古戏台,皆是平地起台、台前平展、独台独院,唯有绛州古戏台因势而建,巧妙结合,独一无二。既是舟车人行的坡道,又是观戏的好场地,阶梯分明、层层错台,无论多少人,都能看到戏台上的长袖善舞、唱念做打。

下得坡来,抚摸着“乐楼”布满层层裂纹的青砖,耳边传来熟悉的乡音。戏台上,《薛刚反朝》《杨门女将》《空城计》唱不尽的家国情怀、忠孝节义,《苏三起解》《窦娥冤》《芦花》道不完的人间疾苦、悲欢离合。千百年来,“你唱罢来我登场”,轮番上演,一时欢笑、一时泪洒、一时悲叹,真是戏如人生,人生如戏!

走出好远,耳边仍隐约传来,亭台楼阁上诗人的万丈豪情、戏台上青衣花旦的委婉唱腔、鼓楼上将士的雷雷战鼓、大堂上衙役的威威武武……

“观今宜鉴古,无古不成今”,真是不虚此行!

